

## ▶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监测报告，第九版

2022年5月23日

### 主要信息

### 劳动力市场最新进展

#### 在大多数国家，严格的、涉及整个经济范围的关闭工作场所的做法已逐步取消

尽管新的多重全球危机正在显现，但世界各地都在取消与新冠肺炎有关的限制性措施。以最严格形式关闭工作场所（在整个经济范围内，除必要的工作场所外都要求关闭）的做法已基本取消。只有东亚地区最近受到严格措施影响的工人人数有所增加。

#### 工作时间方面的积极趋势停滞，并有被逆转的风险

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总工作时长下降，比2019年第四季度（危机前基准）水平低3.8%，相当于1.12亿个全职工作岗位的赤字，表明复苏进程出现重大挫折。中国近期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全球总工时长下降的主要原因。与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1月的预测（比危机前水平低2.4%，相当于7000万个全职工作）相比，这些对2022年第一季度的估计明显恶化。<sup>1</sup>

乌克兰冲突不仅产生了区域性影响，而且还通过加剧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和能源价格，以及扰乱全球供应链，打击了全球经济。此外，金融动荡加剧和货币政策收紧，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在2022年，工作时间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增加但面临不确定性。

#### 尽管高收入国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工作时间方面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

经济复苏并没有缩小就业时间方面的性别差距，<sup>2</sup>这一差距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很大，在危机期间进一步扩大。虽然高收入国家在缩小差距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全球女性目前每周就业时间为18.9小时，相当于男性平均工作时间（33.4小时）的57%。

#### 就业和劳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仍然存在

2021年底，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就业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甚至高于危机前水平，而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赤字持续存在。总体而言，在高收入国家和中国的驱动下，2021年全球劳动力收入比危机前水平高出0.9%。然而，这种普遍趋势掩盖了相当大的差距。2021年，五分之三的劳动者生活在劳动收入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国家。

#### 非正规女性劳动者所受影响比男性更大

在危机最严重的2020年第二季度，非正规工作岗位数量下降了20%，是正规就业劳动者所受影响的两倍。在非正规就业中，女性所受影响大于男性。2020年第二季度，非正规就业女性人数较危机前减少了24%，而男性则减少了18%。女性通常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部门及其不成比例的照护责任造成了这种极不平等的影响。到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非正

<sup>1</sup>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年趋势》预测，2022年年平均工作时间赤字将达到相当于52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这里的数字是根据该报告的基本季度预测得出的。

<sup>2</sup> 每周工作时间的估计是指有偿工作的时间，不包括无偿家务劳动或对他人的照料。

规就业的复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增加了非正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总体而言，女性就业复苏的速度慢于男性，这导致全球性别就业差距日益扩大。

## 通胀、工资和就业

### 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收紧，但几乎没有普遍过热的迹象

2021年底至2022年初，发达经济体的职位空缺大幅增加，导致劳动力市场收紧，相对于求职者来说，可用的职位数量越来越多，而求职者的数量则基本保持稳定。在39个有数据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紧缩程度平均增加了32%，<sup>3</sup>各国之间差异很大。总的来说，没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普遍过热，因为在分析的大多数国家中，失业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仍然相当多。此外，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十分疲软。

### 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对维持劳动收入的购买力构成重大挑战

主要由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中断导致的全球通胀进一步增加了复苏的风险，并侵蚀了工人及其家庭的实际收入。如果工资没有相应增长，总需求可能大幅下降，从而威胁到经济增长和就业。根据有现有数据的国家，2020-21年，中位数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6%，比2019年的中位数增长值低0.7个百分点。因此，尽管劳动力市场收紧，目前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总体风险仍然很低。

## 跨越多重危机，走向以人为本的复苏

危机倍增，叠加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阻碍了使劳动力市场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努力，使近期的复苏成果面临风险。在这种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地驾驭新冠危机的持续影响和乌克兰冲突的实际和潜在冲击，包括通货膨胀对就业和实际工资的影响。应特别注意的是：

- ▶ 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以保持劳动收入的购买力和工人及其家庭的整体生活水平。
- ▶ 谨慎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立场，以应对通货膨胀和债务可持续性的压力，同时认识到需要促进就业机会丰富和包容性的复苏。
- ▶ 通过对工人的社会保护和对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和非正规经济中企业的支持，确保遭受重创的群体和部门得到保护。
- ▶ 从长远来看，支持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促进创造体面的工作，并辅以强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对话。
- ▶ 监测和评估多重危机对劳动世界的影响，特别关注解决不平等、生计和可持续性问题。

综上所述，这需要采取全面的方法和国际协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倡议的“促进公平转型的就业和社会保护全球加速器”，以及国际劳工组织于2021年6月通过的《以人为本的复苏行动呼吁》所倡导的那样。

3 在样本中的中位数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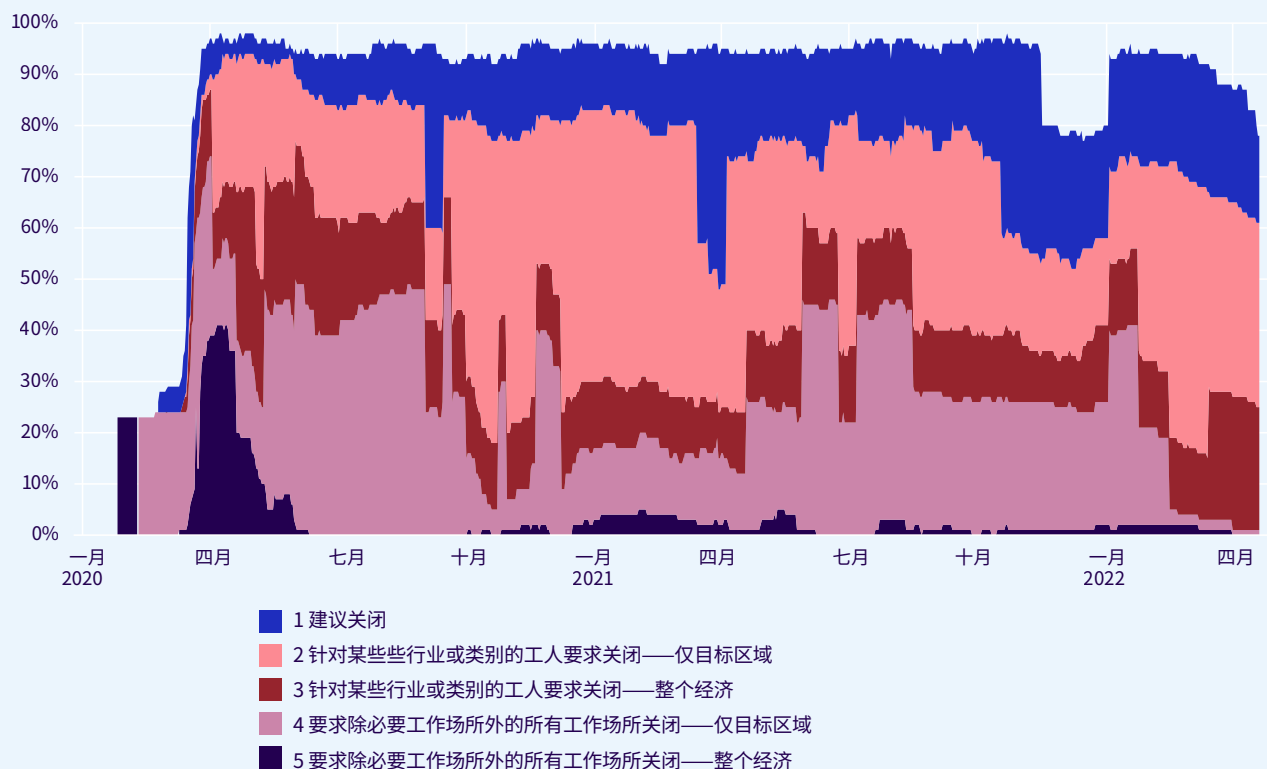
## ▶ 第一部分 劳动力市场复苏的最新进展

劳动世界正在遭受多重危机的冲击。新冠病毒大流行在2020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市场危机，随后在2021年出现了不均衡、不确定和脆弱的复苏。2022年初，劳动力市场正受到主要由乌克兰冲突引发的进一步冲击的影响，严重扰乱了贸易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迅速上涨，尤其是食品和能源等基本商品的价格。总体经济和政治环境比年初时更加不确定。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仅为3.6%，比2022年1月的预测低0.8个百分点<sup>4</sup>。

### 1. 工作场所关闭继续呈下降趋势

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短暂激增之后，工作场所关闭目前呈下降趋势。虽然大多数工人仍然生活在有某种形式工作场所限制的国家，但最严格的关闭形式（在整个经济范围内要求关闭除必要工作场所外的所有工作场所）几乎已经消失（图1）。近期严格关闭工作场所情况的减少主要发生在欧洲和中亚地区，在这两个地区，70%工人的工作场所仅建议被关闭或根本没有关闭。

▶ 图1. 2020年1月至2022年4月全球工作场所关闭国家的就业人口比例（百分比）



注：针对某些行业或类别的工人要求关闭工作场所的国家和建议关闭工作场所的国家的工人所占比例高于除必要工作场所外所有工作场所要求关闭的国家的工人所占比例。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和牛津大学新冠肺炎政府应对跟踪系统。

4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2: War sets back the global recovery](#).

这与东亚地区10%的相应水平形成鲜明对比，东亚地区是目前唯一没有跟随近期趋势采取更宽松措施的地区。

## 2. 2022年初，工作时间水平下降，各国间存在巨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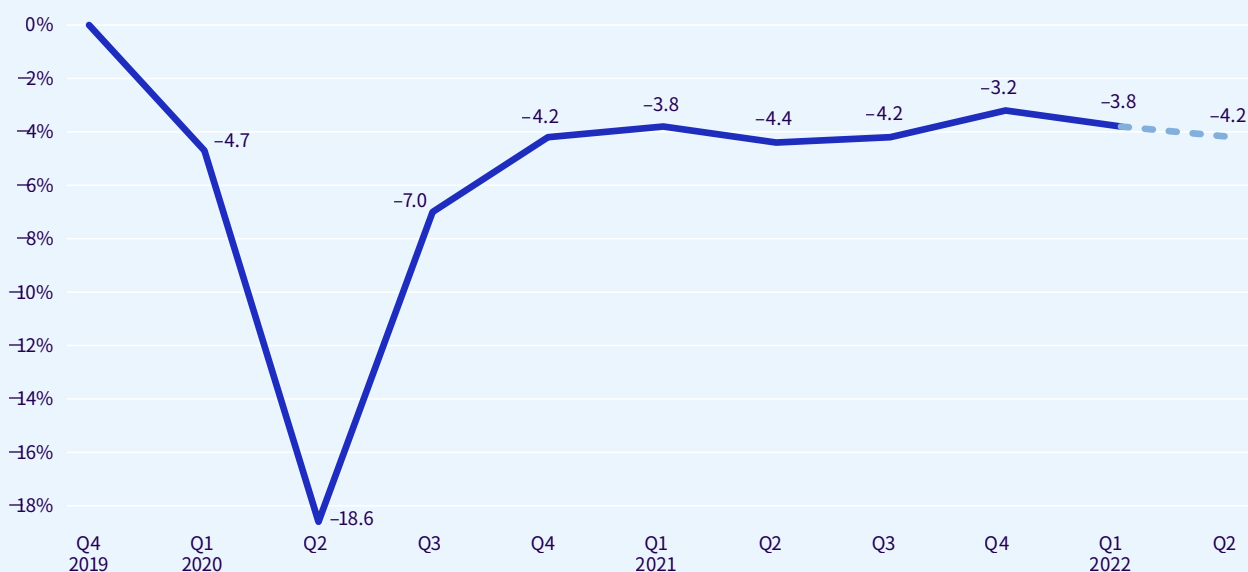
在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取得显著进展后，2022年第一季度的工作时间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sup>5</sup>

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工作时间<sup>6</sup>比2019年第四季度（危机前的基准）低3.8%，相当于1.12亿个全职工作岗位的赤字。这表明自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以

来，复苏进程出现了倒退，当时全球工作时间赤字较小，为3.2%（图2）。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工作时间减少的大部分（86%）是中国最近实施的遏制措施造成的。与国际劳工组织此前于2022年1月的预测（比危机前水平低2.4%，相当于70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相比，这些对2022年第一季度的预测明显恶化。<sup>7</sup>

乌克兰的冲突已经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乌克兰的工时大幅下降<sup>8</sup>，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严重恶化，分别比2021年第四季度下降了15.0和1.3个百分点。更广泛地说，全球通胀压力（尤其是食品和能源价格）、全球供应链中断、金融压力加剧以及货币政策收

▶ 图2. 全球工作时间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变化（百分比）



注：到2022年第一季度的估计数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即时预测模型；基于投影模型的预测用虚线表示。工作时间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了调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

5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即时预测模型的估算，见技术附件1。

6 工作时间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了调整。人口调整是为工作活动提供一种综合的、国际上可比较的衡量标准所必需的。在过去十年中，全球人口的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1%，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为了恰当地捕捉工作活动，工作时间的变化需要考虑到这种变化，以确保人口水平的增长没有推动工作时间的增长（出于同样的原因，就业经常根据人口进行调整，使用就业与人口比指标）。国际劳工组织的即时预测模型使用15-64岁的人口对工作时间进行调整，以进一步确保可比性，因为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与人口比往往要低得多，而且他们在各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不同。

7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年趋势》预计，2022年，年均工作时间赤字将达到相当于52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这里提出的数字是根据该报告的基本季度预测得出的。

8 由于冲突是在2月的最后一周开始的，乌克兰整个季度的平均损失不应该被看作是视为发生在冲突活跃期间的损失——那会高得多。因此，第二季度的损失预计将大幅恶化。乌克兰在这两个季度的估计数是根据早期的GDP估计并假设每小时产出不变得出的。关于乌克兰战争影响的首次详细评估，详见：国际劳工组织，《乌克兰危机对劳动世界的影响：初步评估》。

紧，尚未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全面影响。与新冠肺炎封锁措施对工时产生的直接影响相比，金融和其他冲击造成的经济活动下降通常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完全转化为这种损失。<sup>9</sup>因此，在2022年，工作时间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越来越大。

**事实上，目前的前景是非常不确定的，本已脆弱的复苏存在明显的下行风险。**在全球范围内，预计2022年第二季度的工作时间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中国持续的防控措施所驱动，乌克兰冲突的相关事态发展将加剧这一变化。国际劳工组织对2022年第二季度的最新预测显示，预计工作时间将比大流行前的水平低4.2%，这相当于1.23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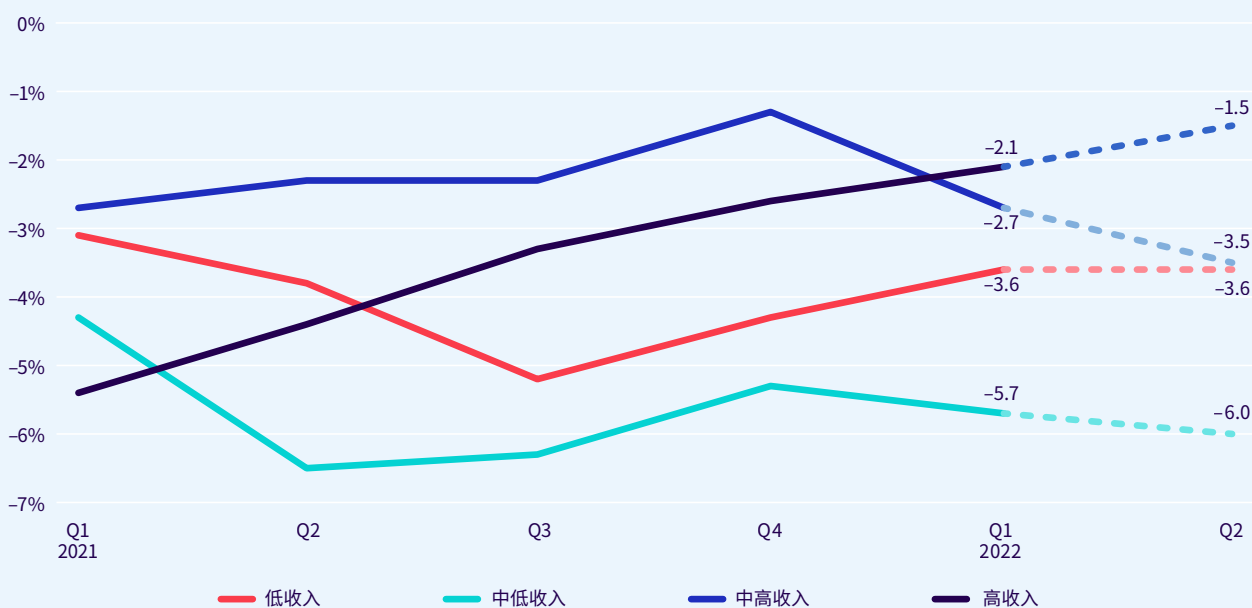
**除了总体趋势之外，较富裕和较贫穷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距”仍然是2022年劳动力市场复苏的特点。**自2021年第一季度以来，高收入国家出现了强劲的复苏。然而，在2022年第一季度，高收入经济体的工作时间水平仍然比危机前基准低2.1个百分

点，尽管这比2021年初观察到的5.4%的赤字有明显改善（图2）。

**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在2022年初的复苏过程中遭受挫折。**这些国家已经受到有限的财政空间和疫苗接种的制约，现在又受到金融、粮食和能源冲击的影响。在低收入国家，工作时间进一步减少，（相对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从2021年第一季度的3.1%的差距扩大到2022年第一季度的3.6%。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作时间差距出现了更大的恶化，从4.3%到5.7%。而中高收入国家的工作时间在2021年期间有所恢复，但此后出现了减少，这主要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情况（图3）。

在2022年第二季度，**这些不同的趋势可能会恶化。**在强劲的劳动力需求推动下，高收入国家的工作时间预计在本季度会进一步增加。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作时间在2022年第二季度预计会出现停滞和下降。

► 图3. 按国别收入分组列的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工作时间的变化（百分比）



注：到2022年第一季度的估计数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即时预测模型；基于投影模型的预测用虚线表示。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

9 例如参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从经济活动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

### 3. 复苏并没有缩小工作时间方面的性别差距

最新的估计显示，在工作时间方面，性别平等出现了倒退。在大流行之前，女性和男性的就业工作时间差距已经很大，15-64岁的女性每周平均工作19.8小时，而男性每周工作34.7小时（图4a）。<sup>10</sup> 复苏不足以使工作时间上的性别差距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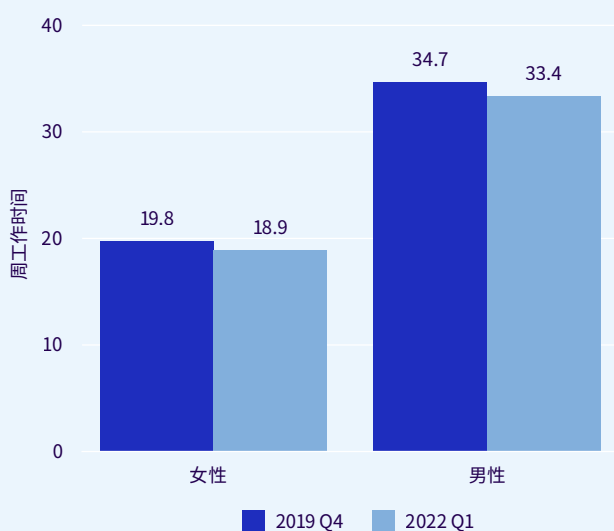
尽管2021年取得了显著改善，但工作时间的性别差距在2022年第一季度扩大了。<sup>11</sup> 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工作时间的性别差距比危机前（2019年第四季度）大了0.7个百分点（图4b）。

在经济复苏期间，富国和穷国之间明显的巨大差异也反映在工作时间的性别差距上。高收入国家女性和男性的工作时间都出现了强劲复苏。到2020年第

四季度，这些经济体中性别差距扩大的趋势（2020年第二季度最为明显）已完全逆转。自那以来，高收入国家女性工作时间的恢复速度快于男性。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高收入国家需要30年才能缩小工作时间方面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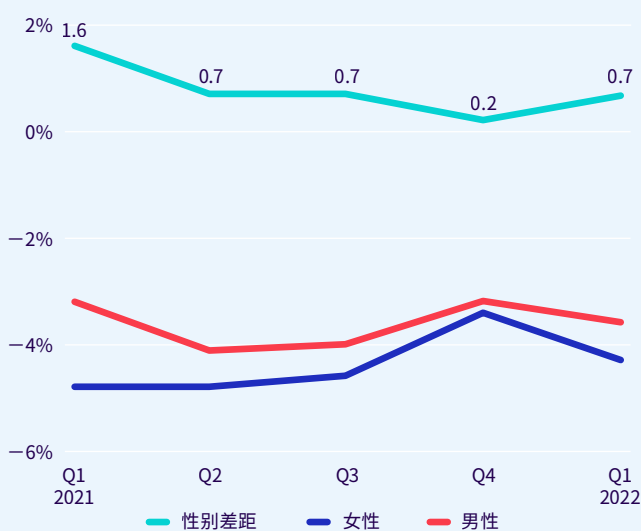
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性别差距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高于大流行前水平。2022年第一季度，工作时间上的性别差距比2019年第四季度高出1.1个百分点（图5）。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类似（分别为1.0和0.4个百分点）。就绝对数字而言，2022年第一季度，低收入国家的男性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比女性多10.5个小时，中低收入国家（不包括印度）多15.7个小时，中高收入国家多9.1个小时。

▶ 图4a. 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2年第一季根据性别分列的全球平均周工作时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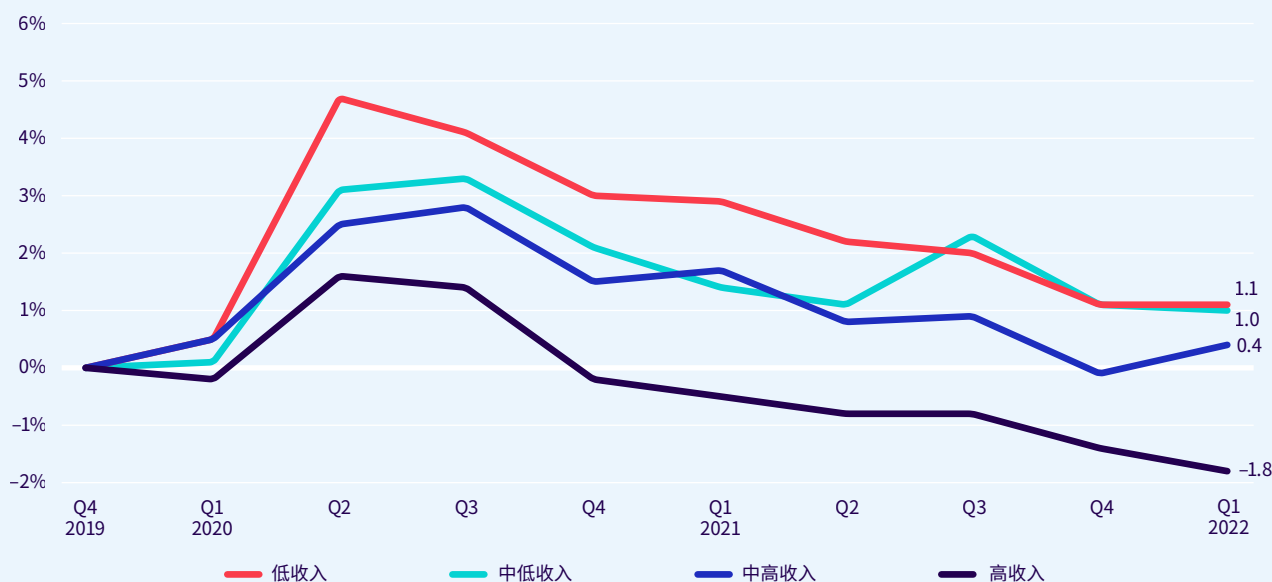
▶ 图4b. 根据性别分列的全球工作时间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变化（百分比）



10 每周工作时数是指有酬工作时间，不包括无偿家务劳动和照顾他人。

11 2022年第一季度，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显示性别差距扩大。有关所使用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技术附件4。

图5. 工作时间（男女）性别差距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变化，根据国别收入分组分列（百分比）



注：由于印度造成的构成效应，该图将印度排除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总体估计之外。印度和不包括印度的中低收入国家在2020年第二季度都经历了工作时间性别差距的恶化。然而，由于印度女性工作时间的初始水平很低，印度女性工作时间的减少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总体影响很小。相反，印度男性工作时间的减少对总量有很大影响。因此，单纯由于这种构成效应，即使印度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都经历了性别差距的恶化，两者的总和也会显示出改善。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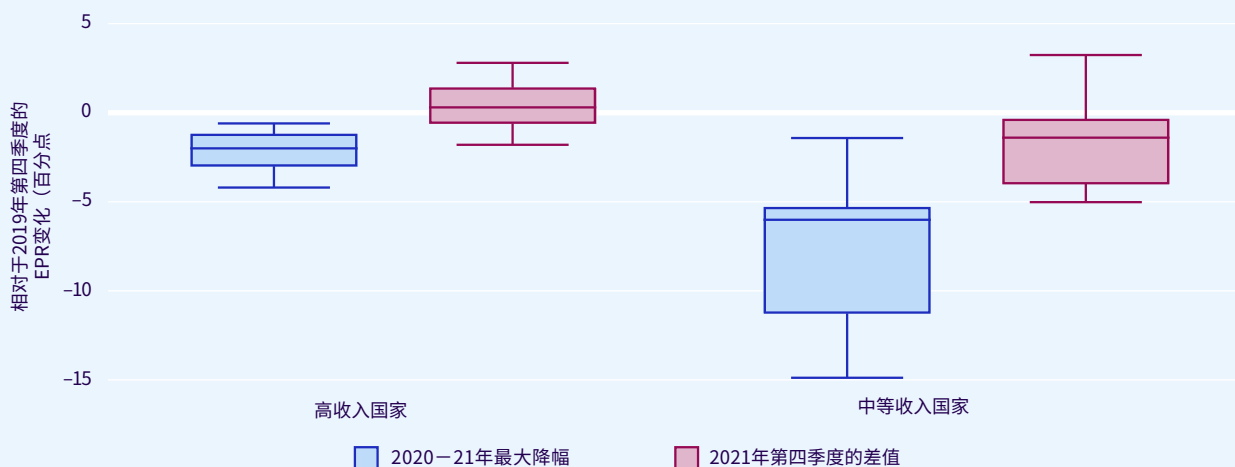
## 4. 国别收入分组中就业复苏趋势仍存在分歧

与上述工作时间的总体差异一样，2021年底，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就业水平已经恢复，而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工作时间赤字仍然严重。有可用数据的发达经济体（34个国家）中，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的就业人口比的差距到2021年底已基本消除（图6）。事实上，在大约60%的国家，就业人口比在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已经高于危机前水平（2019年第四季度），增幅中位数为0.3个百分点。由于封控措施的影响，这些经济体的不活跃率

在2020年期间有所上升（图7）。

相比之下，在大多数有数据的中等收入国家（13个国家），2021年第四季度的就业赤字持续显著，最高达5个百分点，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赤字中位数为1.4个百分点。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赤字与持续上升的不活跃率相一致，在2021年第四季度（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差距中位数为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随着上文强调的工作时间的恢复，由于人们已经回到了劳动力市场，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率出现了强势反弹，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就业赤字持续存在。这些趋势都反映在了所举劳动力市场不活跃率的变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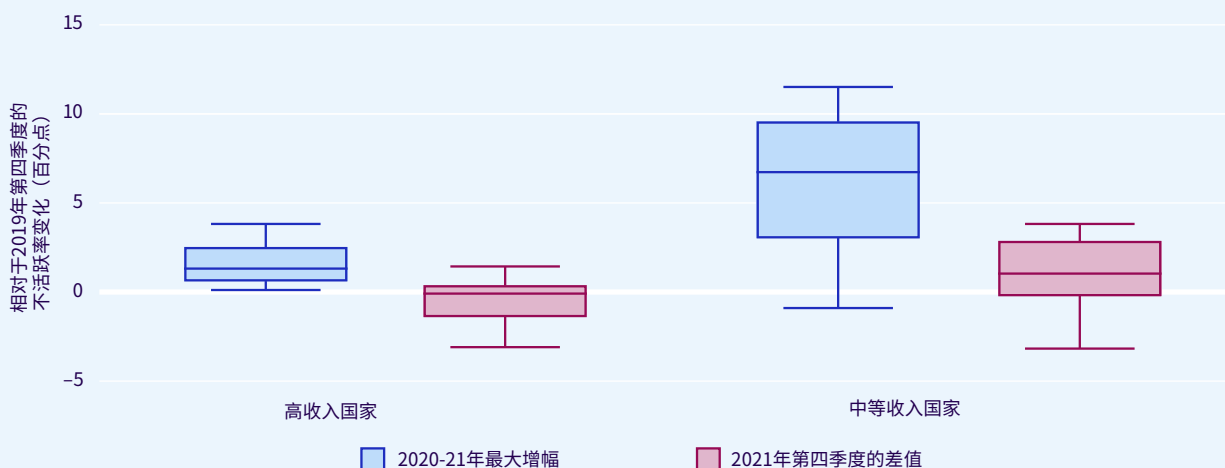
图6. 选定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就业赤字，就业人口比（EPR）在2020-21年\*的最低点和最新值（2021年第四季度）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百分点差



注：样本由47个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组成。\* 最大降幅是2019年第四季度的数值与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第三季度之间就业与人口比率的最小值之间的差额，按以下转折点计算：2020年Q2 =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匈牙利、日本、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挪威、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巴拉圭、秘鲁、波兰、塞尔维亚、斯洛伐克、西班牙和美国；2020年Q3 = 立陶宛和新西兰；2021年Q1 =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韩国、拉脱维亚、摩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瑞典和瑞士；2021年Q2 = 南非和越南。方框应按如下方式解读：(a)方框中间的横线代表中值（第50个百分点）；(b)方框顶部代表第75个百分点；(c)方框底部代表第25个百分点；(d)方框上方和下方的邻线分别代表最高和最低值。

来源：作者的计算、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图7. 选定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不活跃率增幅，不活跃率峰值\*和2021年第四季度不活跃率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百分点差



注：不活跃率=劳动力以外的人/工作年龄人口。样本由47个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组成。\* 峰值是2019年第四季度的数值与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第三季度之间不活跃率的最大值之间的差值，按以下转折点计算：2020年Q2 =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美国和越南；2020年Q4=芬兰；2021年Q1=保加利亚、希腊、冰岛、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瑞典；2021年Q2=瑞士。方框应按如下方式解读：(a)方框中间的横线代表中值（第50个百分点）；(b)方框顶部代表第75个百分点；(c)方框底部代表第25个百分点；(d)方框上方和下方的邻线分别代表最高和最低值。

来源：作者的计算、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 5. 大多数工人的劳动收入尚未恢复

2021年，五分之三的劳动者生活在平均年劳动收入尚未恢复到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的国家（图8a）。根据对劳动收入的最新估计，并考虑到新的可用数据以及支持措施的影响，2021年的全球劳动收入比危机前水平高出0.9%。<sup>12</sup>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工人在2021年仍然面临劳动收入减少，与危机前的情况相比，降幅分别为-1.6%、-2.7%和-3.7%工作时间的恢复和生产力的增长<sup>13</sup>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球劳动收入趋

势的差异。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预计在2022年保持高位，<sup>14</sup>实际劳动收入有进一步受到影响的

风险。在劳动力收入不均衡的复苏之前，2020年全球劳动力收入出现了巨大损失，约达1.3万亿美元。2020年的全球劳动收入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低3.5%。<sup>15</sup>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劳动收入损失最大。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遭受的损失是迄今为止最小的，这主要是由于稳就业计划的广泛使用。

图8a. 按劳动收入恢复状况划分的全球就业分布 (2021年，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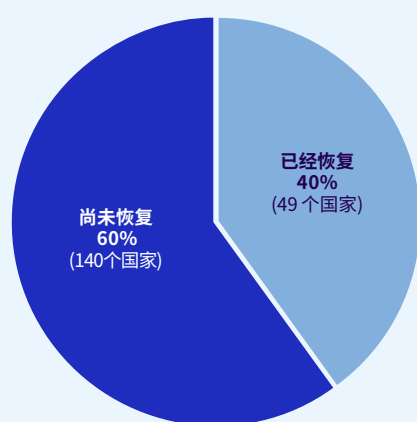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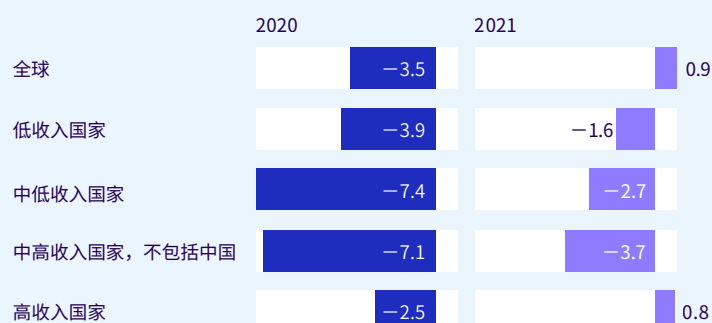


图8b.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劳动收入，全球和国别收入分组，2020-21 (百分数)



注：劳动收入被定义为劳动力调查所衡量的与劳动有关的实际收入，其中包括带薪休假和工作保留补贴。图8a显示了生活在2021年劳动收入已恢复到2019年第四季度水平的国家或劳动收入未恢复的国家的全球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在图8b中，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的劳动收入按15-64岁人口进行调整，与工作时间的估算相类似。方法见技术附件2。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

12 由于严重的数据限制，全球劳动力收入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如此。

13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新冠肺炎与劳动世界第八版》。第八版监测报告强调，世界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力差距”进一步扩大。2020年，按实际价值计算，高收入国家工人每小时平均产出是低收入国家的17.5倍。这一数据预计将在2021年进一步扩大到18.0倍，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大差距。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15 《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新冠肺炎与劳动世界第七版》提出2020年全球劳动力收入损失为8.3%，相当于3.7万亿美元。修正幅度最大的是高收入国家。作出修正的主要因素是对广泛使用的有偿工作保留计划的核算，以及对工作时间损失的收入构成影响的更精确估计。

## 6. 非正规就业受影响更大，特别是女性，但其复苏速度快于正规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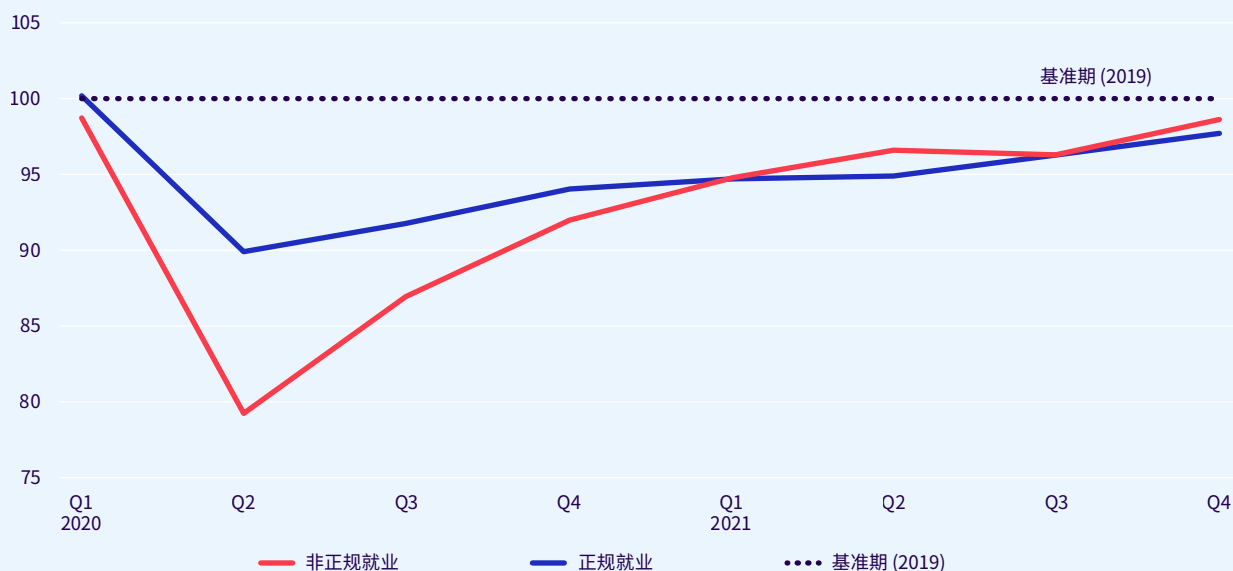
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经济困难时期，非正规就业经常吸收劳动力，他们把这种“最后的就业手段”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例如，从正规经济中失业的劳动者会选择非正规就业来谋生，而那些已经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则仍然在工作。因此，在经济衰退期间，非正规就业的变化往往小于正规就业的变化。

然而，这种模式在疫情的第一年并没有出现，当时广泛采用了严格的封锁措施，这往往使人们无法从事非正规就业。根据现有的数据，<sup>16</sup>在危机最严重

的时候（2020年第二季度），非正规工作的数量骤减了20%，<sup>17</sup>是从从事正规就业的工人所受影响的两倍（图9）。这主要是因为非正规工人在受严重影响行业的小微企业中比例过高，这些行业的封锁和遏制措施使他们无法从事其活动，而且获得保留工作计划和灵活的工作安排等支持措施的机会更加有限。

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巨大损失之后，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快于正规就业，到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非正规就业的恢复超过了正规就业。较少的限制性措施使非正规工人能够恢复他们的工作，往往是作为临时工、自营工人或无偿家庭工人。

▶ 图9. 与2019年数据相比非正规和正规就业的变化（100=2019年水平）



注：所有数据都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了调整。数据与2019年同季度指数挂钩，100表示等于2019年的水平。

来源：作者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的估算。

16 估计数基于选定国家的正规和非正规工作数量的趋势，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圭亚那、北马其顿、墨西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秘鲁、巴拉圭、圣卢西亚、南非、乌拉圭和越南。这个样本并不具有全球代表性，特别是来自非正规性水平高的地区的数据严重缺乏。个别国家的结果请见：国际劳工组织，《新冠肺炎大流行对非正规性的影响：非正规就业是增加还是减少？》。缺失的观察值是在没有缺失观察值的国家的面板回归中使用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估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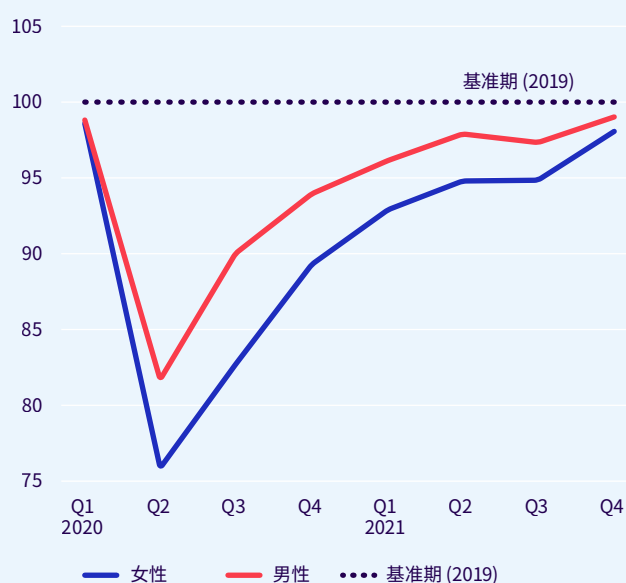
17 所有相对于2019年参考季度的正规和非正规就业的估计值都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只是将每种类型的就业除以15-64岁的人口。为简单起见，此后在描述调查结果时，本文将省略这一调整。这种调整提高了不同国家和时间的可比性。

这种总体发展掩盖了性别上的巨大差异。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女性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危机不成比例的影响（图10a）。2020年第二季度，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人数下降了24%，而男性为18%，性别差距一直持续到2021年底。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正规就业的损失几乎没有性别差异（图10b）。因此，非正规性不仅使工人在新冠危机期间更容易失去工作和生计，而且也是有数据的国家在大流行期间性别就业差距恶化的主要驱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所受不成比例的影响，也可以解释非正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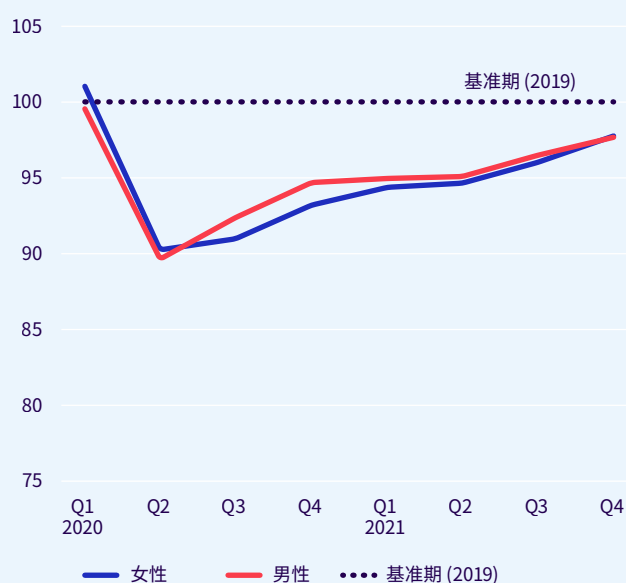
程度高的中低收入国家在工作时间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图5）。

有两个主要因素似乎导致了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首先，她们在受影响严重的行业中所占比例过高。<sup>18</sup>其次，在继续从事有偿工作的同时应对大流行带来的更多护理需求，需要做出非正规工人通常无法获得的安排，如远程工作或休假。<sup>19</sup>在疫情前和期间，女性从事无偿护理工作的时间更多<sup>20, 21</sup>，这极大地阻碍了女性继续从事有偿工作。

► 图10a. 与2019年数据相比按性别划分的非正规就业变化 (100 = 2019水平)



► 图10b. 与2019年数据相比按性别划分的正规就业变化 (100 = 2019水平)



注：所有数据都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了调整。数据与2019年同季度指数挂钩，100表示等于2019年的水平。

来源：作者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的估算。

18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报告：新冠肺炎与劳动世界第三版》。

19 国际劳工组织，《非正规就业中的女性和男性：数据情况，第三版》；世界银行，《到底哪些人可以居家办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谁将承受封锁政策的冲击？来自各国远程工作能力测量的证据》。

20 国际劳工组织，《面向劳动世界未来的照护工作和照护工作岗位》。

21 联合国妇女署，《解除封锁：新冠病毒对亚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性别影响》；Ilkcaracan和Memiş，《有偿和无偿工作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的性别差距变化：土耳其的研究结果》。

## ▶ 第二部分 通胀、工资和就业

### 1. 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在收紧

与发展中世界不同，许多发达经济体自2021年初以来经历了强劲的就业复苏。如第一部分所示，高收入国家的工作时间仍然低于危机前水平，但这主要是由于就业人员人均工作时间的减少。这些国家的总就业已经迅速恢复。高收入国家复苏的力度反映在相对于求职者人数的职位空缺急剧增加，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的紧缩。<sup>22</sup>

对有数据的国家（包括35个高收入国家在内的39个经济体的样本）的分析表明，与危机前的水平相比，劳动力市场的紧缩程度大幅增加（图11）。在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紧缩程度平均增加了32%，这意味着对于每个失业工人来说，现在的空缺职位比大流行之前多了32%。然而，各国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差异性。一些国家经历了超过50%的增长，而其他国家则出现了超过20%的大幅下降。

几个因素推动了空缺职位的大幅增加。需求强于预期，部分原因是疫情初期储蓄过剩，<sup>23</sup>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大流行相关的其他驱动因素包括需求从服务转向商品、供应链中断、不愿重返就业岗位（尤其是老年工人）、对灵活工作安排的需求增加但未得到满足，以及移民流的减少。<sup>24</sup>由于招聘通常涉及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多余”的空缺职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大流行期间，失业率对职位空缺率变化的反应也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在新冠危机的最初阶段，工作机会立即遭到破坏，失业率也相应增加，而欧盟的经济体由于工作保留计划的稳定作用，失业率的增加相对较小（统计附件中的图A1）。在美国，企业雇用新工人和填补空缺的能力<sup>25</sup>下降，在最近职位空缺迅速增加期间仍未恢复。相比之下，欧盟已经走出疫情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其就业匹配效率没有什么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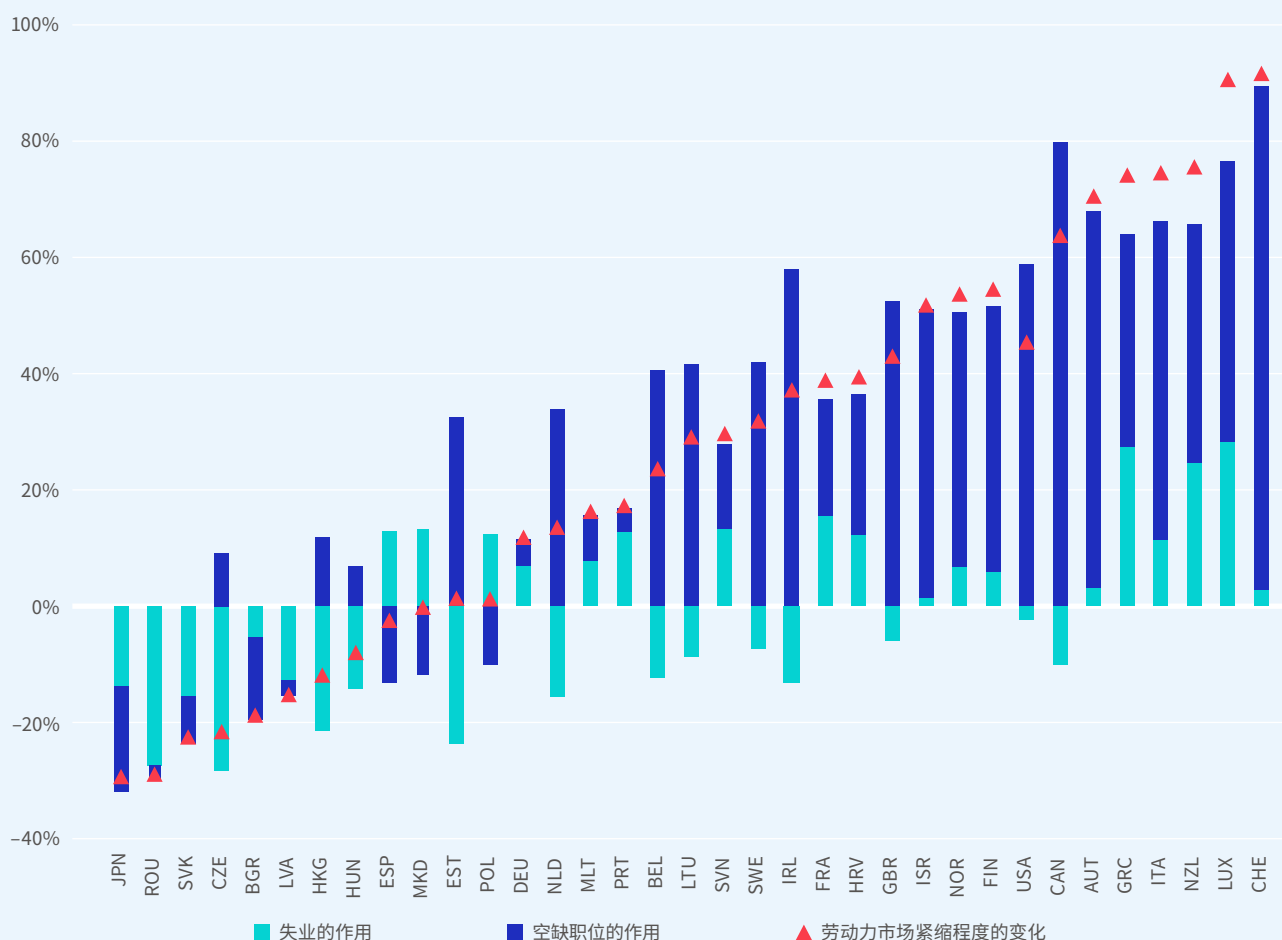
22 职位空缺与求职者（失业工人）的比率通常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这个指标是劳动力相对供给和需求的一个指标，可以表现出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可以用以下比率来表示，职位空缺占总职位的百分比除以失业者占劳动力的百分比；或在水平上，即职位空缺与失业工人的比率。我们使用水平法，但在构建贝弗里奇曲线（统计附件中的图A1）时，为了可视化目的需要使用这些比率。（见IMF，《2022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专栏1.1）。

23 欧盟统计局和美国经济分析局分别为欧盟27国和美国提供的数据显示，家庭储蓄在2020年第二季度急剧增加，超过2019年的水平，此后慢慢恢复到危机前的数值。

24 有关大流行导致劳动力市场日益紧张的因素的详细分析，请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紧张》。

25 这通常被称为匹配效率。贝弗里奇曲线的向外偏移可以被解释为匹配效率的下降。例如见：欧洲央行经济公报《通过贝弗里奇曲线的视角看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

▶ 图11. 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的变化以及不同因素的作用，可获得的最新数据（选定国家，2021年10月-2022年3月）



注：澳大利亚、塞浦路斯、冰岛和马来西亚出于可视化的目的没有显示，因为它们呈现的数值非常大。最新数据与2019年相同参考时期（季度或月份）的比较。国家用ISO三字母代码表示：AUT - 奥地利, BEL - 比利时, BGR - 保加利亚, CAN - 加拿大, HRV - 克罗地亚, CZE - 捷克, EST - 爱沙尼亚, FIN - 芬兰, FRA - 法国, DEU - 德国, GRC - 希腊, HKG - (中国) 香港, HUN - 匈牙利, IRL - 爱尔兰, ISR - 以色列, ITA - 意大利, JPN - 日本, LVA - 拉脱维亚, LTU - 立陶宛, LUX - 卢森堡, MLT - 马耳他, NLD - 荷兰, NZL - 新西兰, MKD - 北马其顿, NOR - 挪威, POL - 波兰, PRT - 葡萄牙, ROU - 罗马尼亚, SVK - 斯洛伐克, SVN - 斯洛文尼亚, ESP - 西班牙, SWE - 瑞典, CHE - 瑞士, GBR - 英国, USA - 美国。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的变化可以分解为空缺职位上升的作用、失业率下降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其幅度较小，没有在图中显示）。在国家层面上，这三项加起来正好是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的变化。更多细节见技术附件3。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欧盟统计局、全球经济指标、加拿大统计局和英国国家统计局。

## 2. 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没有过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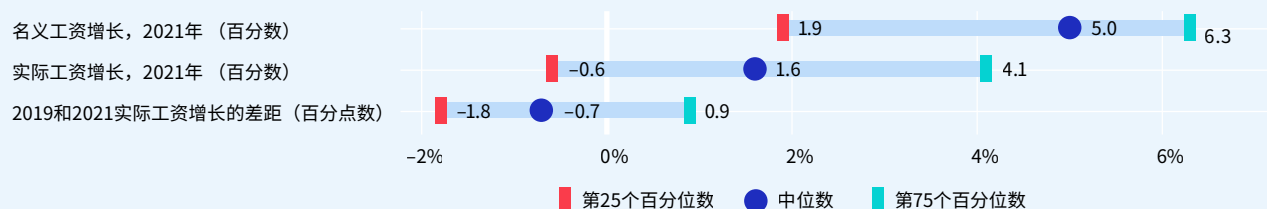
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增加的证据，并不自动意味着发达国家已接近充分就业，存在“过热”的风险。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没有过热。<sup>26</sup>首先，高失业率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失业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失业率的平均变化中位数接近于零，见图11）仍然给劳动力市场留下了相当大的空余空间。2019年，所分析国家的失业率中位数为5%。其次，还有同样庞大的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和没有工作但有兴趣工作的人）。因此，总体而言，发达经济体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即求职者太少，经济无法产生可持续的就业增长。在初始失业率和利用率低的国家，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导致这些指标的下降，同时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相反，在一些失业率和劳动力利用不足水平较高的国家，紧缩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造成进一步的限制。发达经济体的这些情况需要在第一部分所述的巨大差别的背景下加以理解。目前，在复苏较慢、更脆弱和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还没有真正出现紧缩的迹象，这对劳动力需求产生了负面影响。

## 3. 全球通胀进一步增加了复苏风险

通货膨胀的加剧影响了家庭实际收入，可能会减少总需求，延迟从新冠危机中的复苏。目前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特别是食品和能源价格。<sup>27</sup>随着企业将更高的投入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在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家庭购买力将下降。因此，总需求可能大幅下降，阻碍经济增长和就业。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食品上的低收入家庭特别有可能陷入贫困，甚至可能面临粮食不安全和饥饿。<sup>28</sup>

实际工资2021年增速慢于疫情前水平。在有可用数据的国家（7个中等收入国家和18个高收入国家），2021年名义工资增长中位数为5%，而由于通胀上升的影响，实际工资增长中位数仅为1.6%（图12）。各国的实际工资增长差异很大（见图12中的第25和第75个百分位数），超过四分之一国家的工人在2021年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增速比2019年低0.7个百分点。鉴于全球通胀率预计将从2021年的4.7%大幅上升至2022年的7.4%，<sup>29</sup>许多家庭将面临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的风险，除非他们的工资与物价同步大幅上涨。

► 图12. 名义和实际工资增长中位数、第25和第75个百分位数, 2021年



注：消费价格通胀已被用来计算实际工资增长。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名义工资增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22年4月（通货膨胀）。

<sup>26</sup> 在目前的分析中，我们使用“过热”一词来指接近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劳动力供应扩张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总体劳动力需求如何，可持续的就业增长都是不可能的。

<sup>27</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sup>28</sup> 当人们无法负担能量重组的饮食时，他们就会面临严重饥饿。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2022年将有3.23亿人面临严重饥饿。见：世界粮食计划署，《乌克兰战争导致的严重粮食不安全预计将会增加》。

<sup>29</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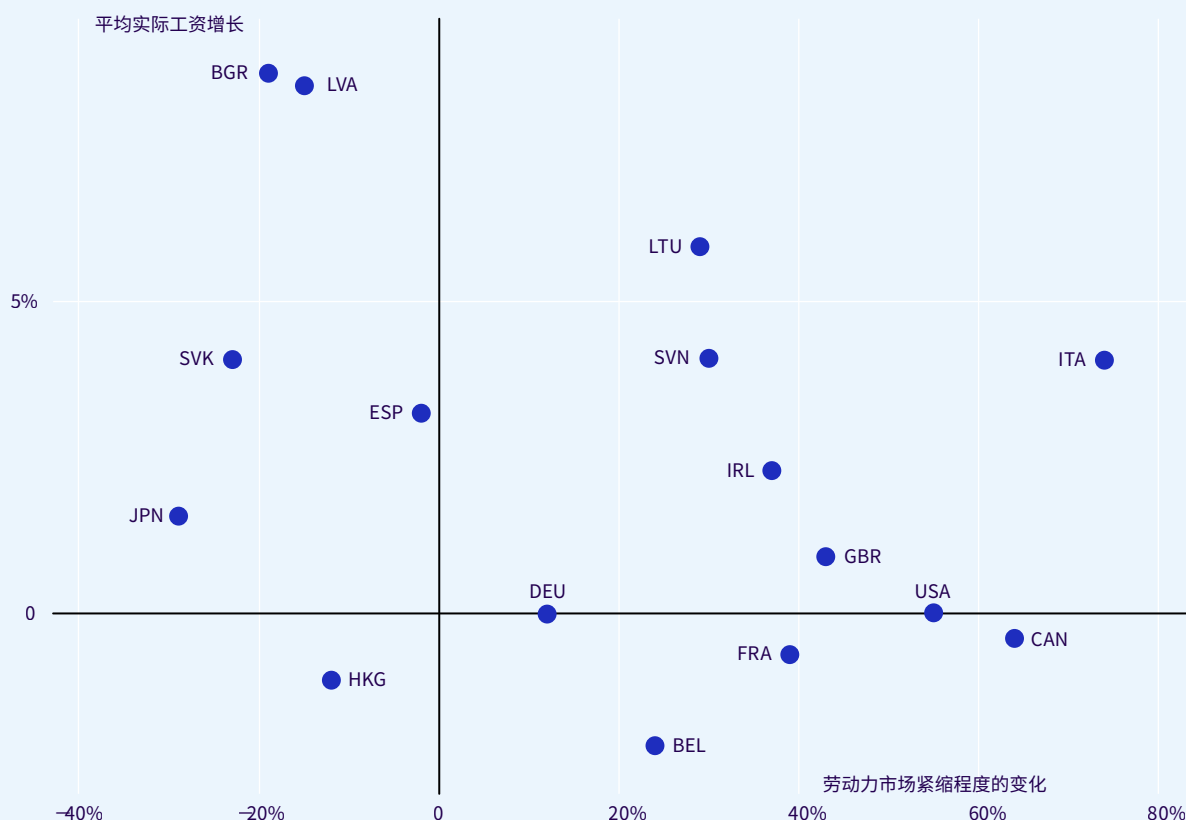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工资正在引起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16个高收入国家的现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的增加与实际工资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图13）。这似乎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总体风险仍然很低。

**高通胀时期会产生强烈的分配效应。**由于通胀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强劲推动，劳动力市场将受到不同方面的影响。商品生产商和从事相关活动的生产者可以获得收入增长。<sup>30</sup>对于那些能够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然而，许多小

企业没有这种选择，它们被迫吸收增加的成本，威胁到他们在这种冲击下生存的能力。

商品价格上涨也对净进口国产生负面影响，对其汇率、国际收支、融资条件和财政空间产生影响，这反过来又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对于工人来说，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而获得更高工资的能力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取决于他们的谈判能力以及社会对话和集体谈判机构的实力。这些机构可以减少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并就高通胀水平带来的问题达成共识。<sup>31</sup>

▶ 图13. 2019–2021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和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的变化（百分数）



注：该图显示了可获得数据的最近时期（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与2019年同期的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被定义为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之比）的变化，以及2019年和2021年间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指2020年和2021年的增长）。有16个国家的数据。趋势线的斜率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关于劳动力市场紧缩程度的更多细节，见技术附件3。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欧盟统计局、全球经济指标、加拿大统计局和英国国家统计局。

30 同样的，对供应链的破坏也是当前推动通胀的一个有力因素。由于价格上涨是由低生产力造成的，价格上涨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所有生产者的收入增加。

31 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社会对话报告：为实现包容、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复苏而进行的集体谈判》。

## ▶ 第三部分 展望未来：跨越多重危机，走向以人为本的复苏

危机的倍增正在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在2021年底经历了从新冠危机中较为强劲的复苏，但本监测报告的分析既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持续分化，也强调了发展中经济体情况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恶化。尽管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有所收紧，但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出现了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越来越受到财政空间缺乏和债务可持续性挑战的制约，而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阻碍了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工人仍然无法充分获得社会保护和技能提升体系来应对转型。在乌克兰冲突引发动乱的推动下，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正在伤害贫困家庭和小型企业，特别是那些在非正规经济中经营的企业。在受影响严重的国家，多重危机转化为社会和政治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

**再一次重申，这些相互关联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以人为本的复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向更光明、更包容的劳动世界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这一路径在2021年6月举行的第109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由国际劳工组织187个成员国三方成员达成共识，大会通过了《从新冠肺炎危机中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以人为本的复苏全球行动呼吁》，向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人组织以及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详细建议。在2022年2月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以人为本的复苏全球论坛上，该倡议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并将在第110届国际劳工大会（2022年5月27日-6月11日）上再次讨论。因此：

▶ 随着风险的倍增，特别是对最脆弱的群体，需要及时有效的支持，以保护和维持劳动收入的购买力和整体生活水平。迫切需要进行三方对话，以支持制定一套全面的措施，特别是涵盖适当和公平的工资调整（包括最低工资）和有效的公共收入支持。

社会保护体系，包括危机计划和粮食安全措施，是这些行动的关键。

▶ 随着应对通货膨胀成为一项政策挑战，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谨慎调整。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阻力，这就需要谨慎地管理资金流动。

▶ 为了促进长期的复苏，需要设计良好的产业政策，以促进创造体面的工作，同时以正规化、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为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帮助人们在复苏期间转型也仍然很重要，包括关注弱势群体，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向正规经济过渡。

▶ 为了促进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和公平性，这些措施需要有强大的劳动力市场机构、集体谈判和尊重国际劳工标准的社会对话来配合。它们必须在确保掌握通货膨胀风险、同时避免社会不公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持续监测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以便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和挑战调整政策，这一点至关重要。需要特别关注就业质量和数量的变化以及不平等现象。

**采取全面的方法确保提供迫切需要的社会保护（包括与健康有关的措施），并促进创造体面的工作以促进公平转型，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在这方面，“促进就业和社会保护以实现公平转型的全球加速器”是一项重要举措，其目标是到2030年创造至少4亿个主要在绿色、数字和护理经济领域的就业机会，并将社会保护底线扩大到目前未被覆盖的40多亿人。在其许多目标中，需要促进一个有利于企业的环境，发展能够扩大生产能力的人的能力，保护人民，并在重振社会对话和充分实施劳工标准的背景下创造更多体面的工作。



## ▶ 第三部分 展望未来：跨越多重危机，走向以人为本的复苏

▶ 表A1. 世界和各地区工作时间季度估计

(百分数变化和以10万为基础四舍五入的全职工作岗位当量)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世界	2020 Q1	-4.7%	-136,900,000
	2020 Q2	-18.6%	-537,000,000
	2020 Q3	-7.0%	-203,900,000
	2020 Q4	-4.2%	-121,400,000
	2021 Q1	-3.8%	-110,100,000
	2021 Q2	-4.4%	-127,100,000
	2021 Q3	-4.2%	-122,600,000
	2021 Q4	-3.2%	-95,100,000
	2022 Q1	-3.8%	-112,500,000
	2022 Q2	-4.2%	-123,200,000
非洲	2020 Q1	-1.9%	-7,000,000
	2020 Q2	-16.3%	-60,300,000
	2020 Q3	-7.1%	-26,400,000
	2020 Q4	-4.3%	-16,100,000
	2021 Q1	-4.2%	-16,000,000
	2021 Q2	-4.2%	-15,900,000
	2021 Q3	-5.8%	-22,100,000
	2021 Q4	-4.7%	-18,100,000
	2022 Q1	-4.1%	-16,000,000
	2022 Q2	-4.0%	-15,500,000
美洲	2020 Q1	-2.6%	-9,800,000
	2020 Q2	-28.5%	-105,700,000
	2020 Q3	-15.4%	-57,200,000
	2020 Q4	-8.5%	-31,800,000
	2021 Q1	-6.1%	-22,700,000
	2021 Q2	-5.3%	-19,800,000
	2021 Q3	-3.7%	-13,800,000
	2021 Q4	-2.5%	-9,500,000
	2022 Q1	-1.7%	-6,500,000
	2022 Q2	-1.3%	-4,900,000

► 表A1. (续)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阿拉伯国家	2020 Q1	-2.9%	-1,500,000
	2020 Q2	-20.3%	-10,200,000
	2020 Q3	-8.6%	-4,400,000
	2020 Q4	-4.6%	-2,300,000
	2021 Q1	-5.3%	-2,700,000
	2021 Q2	-6.6%	-3,400,000
	2021 Q3	-5.4%	-2,800,000
	2021 Q4	-4.4%	-2,300,000
	2022 Q1	-4.8%	-2,500,000
	2022 Q2	-4.1%	-2,100,000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2020 Q1	-6.0%	-107,100,000
	2020 Q2	-17.1%	-302,600,000
	2020 Q3	-5.5%	-97,100,000
	2020 Q4	-3.0%	-54,000,000
	2021 Q1	-2.8%	-50,400,000
	2021 Q2	-4.3%	-76,300,000
	2021 Q3	-4.2%	-75,700,000
	2021 Q4	-3.2%	-58,000,000
	2022 Q1	-4.3%	-77,300,000
	2022 Q2	-4.6%	-82,500,000
欧洲和中亚地区	2020 Q1	-3.6%	-11,600,000
	2020 Q2	-17.8%	-58,300,000
	2020 Q3	-5.8%	-18,800,000
	2020 Q4	-5.2%	-17,200,000
	2021 Q1	-5.6%	-18,400,000
	2021 Q2	-3.6%	-11,700,000
	2021 Q3	-2.5%	-8,200,000
	2021 Q4	-2.2%	-7,100,000
	2022 Q1	-3.1%	-10,100,000
	2022 Q2	-5.6%	-18,100,000

► **表A2. 世界和各国别收入群体工作时间季度估计**  
(百分数变化和以10万为基础四舍五入的全职工作岗位当量)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世界	2020 Q1	-4.7%	-136,900,000
	2020 Q2	-18.6%	-537,000,000
	2020 Q3	-7.0%	-203,900,000
	2020 Q4	-4.2%	-121,400,000
	2021 Q1	-3.8%	-110,100,000
	2021 Q2	-4.4%	-127,100,000
	2021 Q3	-4.2%	-122,600,000
	2021 Q4	-3.2%	-95,100,000
	2022 Q1	-3.8%	-112,500,000
	2022 Q2	-4.2%	-123,200,000
低收入	2020 Q1	-2.1%	-3,800,000
	2020 Q2	-12.7%	-22,700,000
	2020 Q3	-6.1%	-11,000,000
	2020 Q4	-3.5%	-6,400,000
	2021 Q1	-3.1%	-5,700,000
	2021 Q2	-3.8%	-7,000,000
	2021 Q3	-5.2%	-9,600,000
	2021 Q4	-4.3%	-8,000,000
	2022 Q1	-3.6%	-6,700,000
	2022 Q2	-3.6%	-6,900,000
中低收入	2020 Q1	-1.7%	-19,400,000
	2020 Q2	-27.7%	-310,000,000
	2020 Q3	-8.9%	-100,100,000
	2020 Q4	-5.1%	-57,500,000
	2021 Q1	-4.3%	-49,000,000
	2021 Q2	-6.5%	-73,800,000
	2021 Q3	-6.3%	-71,500,000
	2021 Q4	-5.3%	-61,100,000
	2022 Q1	-5.7%	-65,900,000
	2022 Q2	-6.0%	-69,000,000

► 表A2. (续)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中高收入	2020 Q1	-8.9%	-100,800,000
	2020 Q2	-11.7%	-132,300,000
	2020 Q3	-5.2%	-59,400,000
	2020 Q4	-2.9%	-33,000,000
	2021 Q1	-2.7%	-30,700,000
	2021 Q2	-2.3%	-26,200,000
	2021 Q3	-2.3%	-26,500,000
	2021 Q4	-1.3%	-14,300,000
	2022 Q1	-2.7%	-30,300,000
	2022 Q2	-3.5%	-40,400,000
高收入	2020 Q1	-2.8%	-12,900,000
	2020 Q2	-15.6%	-71,900,000
	2020 Q3	-7.3%	-33,500,000
	2020 Q4	-5.3%	-24,400,000
	2021 Q1	-5.4%	-24,700,000
	2021 Q2	-4.4%	-20,100,000
	2021 Q3	-3.3%	-15,000,000
	2021 Q4	-2.6%	-11,800,000
	2022 Q1	-2.1%	-9,500,000
	2022 Q2	-1.5%	-6,900,000

► **表A3. 世界和各地区按性别分列的季度工作时间估计**  
(百分数变化和以10万为基础四舍五入的全职工作岗位当量)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世界	2020 Q1	-5.7%	-4.2%	-58,300,000	-78,600,000
	2020 Q2	-18.1%	-18.8%	-187,000,000	-349,900,000
	2020 Q3	-8.3%	-6.3%	-86,200,000	-117,800,000
	2020 Q4	-5.4%	-3.5%	-56,300,000	-65,100,000
	2021 Q1	-4.8%	-3.2%	-50,100,000	-60,000,000
	2021 Q2	-4.8%	-4.1%	-50,200,000	-76,900,000
	2021 Q3	-4.6%	-4.0%	-48,200,000	-74,400,000
	2021 Q4	-3.4%	-3.2%	-35,100,000	-60,000,000
	2022 Q1	-4.3%	-3.6%	-44,400,000	-68,000,000
非洲	2020 Q1	-2.1%	-1.8%	-3,000,000	-4,000,000
	2020 Q2	-18.8%	-14.7%	-27,300,000	-33,000,000
	2020 Q3	-9.2%	-5.7%	-13,400,000	-13,000,000
	2020 Q4	-5.8%	-3.3%	-8,500,000	-7,600,000
	2021 Q1	-5.6%	-3.3%	-8,300,000	-7,600,000
	2021 Q2	-5.2%	-3.5%	-7,700,000	-8,200,000
	2021 Q3	-6.9%	-5.0%	-10,400,000	-11,700,000
	2021 Q4	-5.3%	-4.3%	-8,100,000	-10,100,000
	2022 Q1	-4.7%	-3.8%	-7,100,000	-8,900,000
美洲	2020 Q1	-2.7%	-2.6%	-4,000,000	-5,800,000
	2020 Q2	-31.1%	-26.8%	-45,300,000	-60,300,000
	2020 Q3	-18.7%	-13.3%	-27,300,000	-29,900,000
	2020 Q4	-9.9%	-7.7%	-14,500,000	-17,300,000
	2021 Q1	-7.4%	-5.2%	-10,800,000	-11,800,000
	2021 Q2	-6.4%	-4.6%	-9,400,000	-10,500,000
	2021 Q3	-5.0%	-2.8%	-7,400,000	-6,400,000
	2021 Q4	-2.7%	-2.4%	-4,000,000	-5,500,000
	2022 Q1	-1.7%	-1.8%	-2,600,000	-4,000,000

► 表A3. (续)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阿拉伯国家	2020 Q1	-2.4%	-3.0%	-100,000	-1,300,000
	2020 Q2	-25.2%	-19.6%	-1,500,000	-8,700,000
	2020 Q3	-11.3%	-8.3%	-700,000	-3,700,000
	2020 Q4	-6.7%	-4.3%	-400,000	-1,900,000
	2021 Q1	-7.2%	-5.0%	-400,000	-2,300,000
	2021 Q2	-7.8%	-6.5%	-500,000	-2,900,000
	2021 Q3	-6.1%	-5.3%	-400,000	-2,400,000
	2021 Q4	-4.5%	-4.4%	-300,000	-2,000,000
	2022 Q1	-5.0%	-4.8%	-300,000	-2,200,000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2020 Q1	-7.9%	-5.1%	-47,100,000	-60,000,000
	2020 Q2	-14.5%	-18.4%	-86,900,000	-215,700,000
	2020 Q3	-6.0%	-5.2%	-35,800,000	-61,300,000
	2020 Q4	-4.3%	-2.4%	-25,700,000	-28,300,000
	2021 Q1	-3.7%	-2.4%	-22,500,000	-27,900,000
	2021 Q2	-4.7%	-4.1%	-28,100,000	-48,200,000
	2021 Q3	-4.5%	-4.1%	-27,400,000	-48,300,000
	2021 Q4	-3.4%	-3.1%	-20,600,000	-37,400,000
	2022 Q1	-5.1%	-3.9%	-30,400,000	-46,900,000
欧洲和中亚地区	2020 Q1	-3.0%	-3.9%	-4,100,000	-7,500,000
	2020 Q2	-19.0%	-16.9%	-26,000,000	-32,300,000
	2020 Q3	-6.5%	-5.2%	-8,900,000	-9,900,000
	2020 Q4	-5.3%	-5.2%	-7,200,000	-10,000,000
	2021 Q1	-5.9%	-5.4%	-8,000,000	-10,400,000
	2021 Q2	-3.3%	-3.8%	-4,500,000	-7,200,000
	2021 Q3	-2.0%	-2.9%	-2,700,000	-5,500,000
	2021 Q4	-1.6%	-2.6%	-2,200,000	-4,900,000
	2022 Q1	-2.9%	-3.2%	-4,000,000	-6,100,000

► 表A4. 世界和国别收入群体按性别分列的工作时间季度估计  
(百分数变化和以10万为基础四舍五入的全职工作岗位当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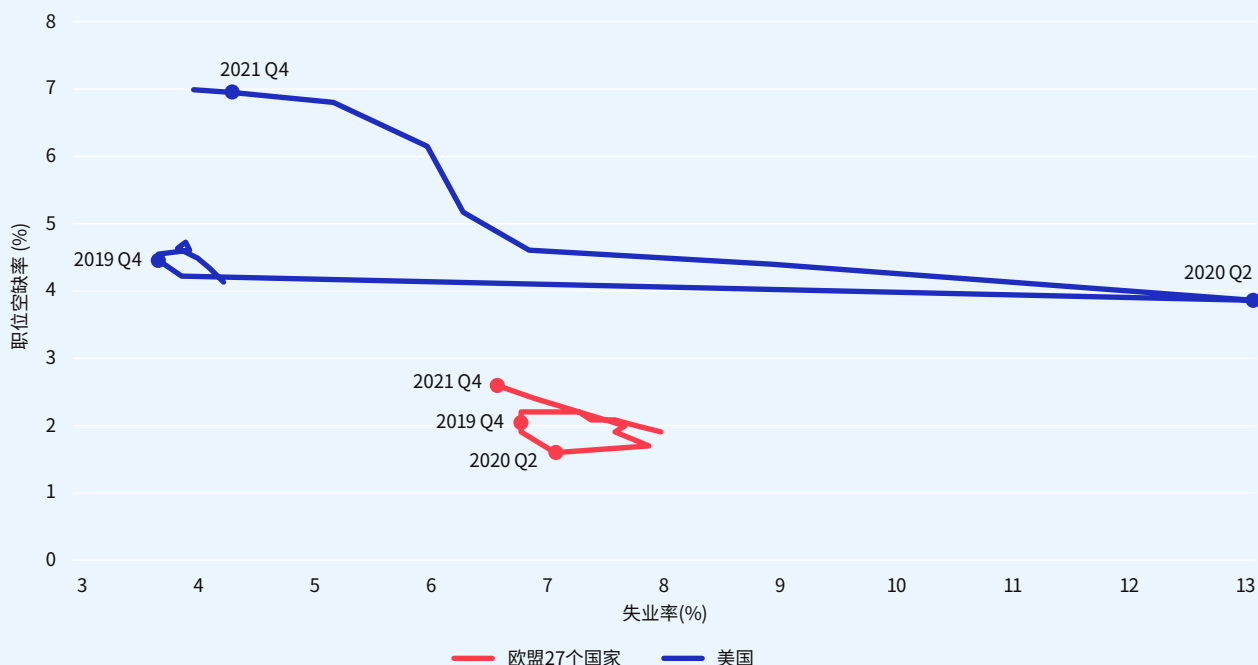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世界	2020 Q1	-5.7%	-4.2%	-58,300,000	-78,600,000
	2020 Q2	-18.1%	-18.8%	-187,000,000	-349,900,000
	2020 Q3	-8.3%	-6.3%	-86,200,000	-117,800,000
	2020 Q4	-5.4%	-3.5%	-56,300,000	-65,100,000
	2021 Q1	-4.8%	-3.2%	-50,100,000	-60,000,000
	2021 Q2	-4.8%	-4.1%	-50,200,000	-76,900,000
	2021 Q3	-4.6%	-4.0%	-48,200,000	-74,400,000
	2021 Q4	-3.4%	-3.2%	-35,100,000	-60,000,000
	2022 Q1	-4.3%	-3.6%	-44,400,000	-68,000,000
低收入	2020 Q1	-2.4%	-1.9%	-1,700,000	-2,100,000
	2020 Q2	-15.6%	-10.9%	-10,900,000	-11,800,000
	2020 Q3	-8.6%	-4.5%	-6,000,000	-4,900,000
	2020 Q4	-5.3%	-2.4%	-3,800,000	-2,600,000
	2021 Q1	-4.9%	-2.0%	-3,500,000	-2,200,000
	2021 Q2	-5.1%	-2.9%	-3,700,000	-3,300,000
	2021 Q3	-6.4%	-4.4%	-4,600,000	-4,900,000
	2021 Q4	-4.9%	-3.8%	-3,600,000	-4,400,000
	2022 Q1	-4.3%	-3.1%	-3,100,000	-3,600,000
中低收入	2020 Q1	-2.6%	-1.4%	-7,900,000	-11,500,000
	2020 Q2	-27.4%	-27.8%	-83,200,000	-226,800,000
	2020 Q3	-10.7%	-8.2%	-32,700,000	-67,400,000
	2020 Q4	-8.1%	-4.0%	-24,900,000	-32,700,000
	2021 Q1	-6.4%	-3.5%	-19,700,000	-29,200,000
	2021 Q2	-8.5%	-5.8%	-26,100,000	-47,700,000
	2021 Q3	-8.0%	-5.6%	-24,900,000	-46,600,000
	2021 Q4	-7.2%	-4.6%	-22,600,000	-38,500,000
	2022 Q1	-8.2%	-4.8%	-25,500,000	-40,400,000

► 表A4. (续)

参考地区	时间	相对于2019年第四季度 工作时间的变化 (根据15-64岁的人口进行调整)		相当于全职工作岗位 (48小时/周) 的数量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中高收入	2020 Q1	-9.2%	-8.7%	-43,800,000	-57,000,000
	2020 Q2	-13.1%	-10.6%	-62,500,000	-69,800,000
	2020 Q3	-6.8%	-4.1%	-32,500,000	-26,800,000
	2020 Q4	-3.8%	-2.3%	-18,100,000	-14,900,000
	2021 Q1	-3.7%	-2.0%	-17,600,000	-13,200,000
	2021 Q2	-2.8%	-2.0%	-13,200,000	-13,000,000
	2021 Q3	-2.8%	-2.0%	-13,600,000	-13,000,000
	2021 Q4	-1.2%	-1.3%	-5,800,000	-8,500,000
	2022 Q1	-2.9%	-2.5%	-13,900,000	-16,400,000
高收入	2020 Q1	-2.7%	-2.9%	-4,900,000	-8,000,000
	2020 Q2	-16.6%	-15.0%	-30,400,000	-41,500,000
	2020 Q3	-8.2%	-6.7%	-14,900,000	-18,600,000
	2020 Q4	-5.2%	-5.4%	-9,500,000	-14,900,000
	2021 Q1	-5.1%	-5.6%	-9,300,000	-15,400,000
	2021 Q2	-3.9%	-4.7%	-7,100,000	-13,000,000
	2021 Q3	-2.8%	-3.6%	-5,100,000	-9,900,000
	2021 Q4	-1.7%	-3.1%	-3,100,000	-8,700,000
	2022 Q1	-1.0%	-2.8%	-1,900,000	-7,700,000



► 图A1. 欧盟27个国家和美国的空缺职位和失业率的关系，2019年第四季度-2021年第四季度/2022年第一季度



注：职位空缺率被定义为一个经济体中新发布的空缺职位与总职位数的比率。这个图表通常被称为“贝弗里奇曲线”。每一个点都显示了在特定时间段内有多少空缺职位和失业者。这种图形表示法可以提供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有用信息。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预计是向下倾斜的（随着更多工作机会的出现，失业率应该下降）。较为紧缩的劳动力市场将与这个斜率上的较高点有关。例如在图中，美国从2020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四季度显示出明显的紧缩，因为近期的点出现在上方和左侧。与此曲线相关的第二个概念是匹配效率：如果曲线水平向右移动（即对于任何失业率水平，都有一个更高的职位空缺水平与之相关），这可以被解释为匹配效率的下降。例如，美国在2021年第四季度出现的变化可以解释为匹配效率比2019年第四季度低，当时在类似的失业水平下，发布的职位空缺更少。

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和欧盟统计局。

## ► 技术附件

技术附件详见：[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WCMS\\_845627/lang--en/index.htm](https://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WCMS_845627/lang--en/index.htm)